

一年画了一幅画

——王利群先生《东巡图》诞生记



王利群只能趴伏着画工笔。

傅根洪 文/摄

近日,我市著名画家王利群先生终于完成了历史题材《东巡图》的创作。这幅高12米、宽10米的大画,整整花了他一年时间。

一年前,山东省乐陵市为给新建的博物馆定制一幅历史大画,向全市画家发了“招贤令”,由于画作尺幅巨大、内容山水人物并现,竟找不到能够胜任的画家。于是,乐陵市只得拓宽选择范围,将视野放到与当地有关联的所有画家。

就这样,在全国画坛占有一席之地之王利群成了最佳人选。王利群祖籍山东乐陵,其父是南下干部,王利群曾多次回过乐陵,对于祖辈生活的土地感情很深。面对乐陵市文化干部的诚恳相邀,王利群细细问起了画作要求。对方称希望能以青绿山水来表现,王利群有着较为丰富的大幅山水画创作经验,就爽快应承了下来。

爽快之后王利群马上烦恼了,因为他竟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创作场所,可以用来铺开10米乘12米的画纸。最后,在众多朋友的帮助下,花了一个多月时间东奔西跑看场地,终于

选定了某单位的一个大会议室。

有了场地,王利群抓紧找素材、巧构思、打小稿。

据史料记载,秦始皇统一六国后,先后七次东巡,其中第四次东巡时,长长的出巡队伍曾从乐陵经过,在乐陵留下了许多故事。王利群想起了王希孟所作青绿山水名作《千里江山图》,作品以长卷形式,描绘了连绵的群山冈峦和浩淼的江河湖水,雄浑壮阔,气势恢宏,充分表现了自然山水之壮美。他也想起了唐代画家李昭道创作的《明皇幸蜀图》,作品构图雄奇,以山水为主,人物鞍马为辅。画中山势突兀,白云萦绕,山间有一队人骑正在栈道上行进,人物动态及其衣帽服饰刻画得细致入微。

《东巡图》,既要画出青绿山水之金碧辉煌,又要展现人物车马之栩栩如生,不是艺术修为全面的画家,实在无法达到预期效果。

准备工作做好了,王利群开始埋头创作。

为了后期更易装裱上墙,王利群选用了比普通宣纸更不易破损的硬质金潜纸。12卷10米乘1米的金潜纸摊开、拼接、展示在地上,差不多就是半个篮球场大小,持笔在那儿不断挥毫的画家,好比

柳下嬉戏桃源梦 闲看儿童捉柳花



明 周臣《闲看儿童捉柳花句意图》

周臣,职业画工,没有留下明确的生卒年。人们通过他的师法(马远、夏圭、刘松年)和学生(唐寅、仇英)确认他的存在,以及其在明代、吴门与美术史上所处的坐标点。

对于一个没有多少生平故事的画家,我们反而更能以单纯之眼看待他的作品本身,并随意发挥想象,做出自己的解读。

眼前展开的,是《闲看儿童捉柳花句意图》,原典出自“谁能更学孩童戏,寻逐春风捉柳花”(白居易)与“日长睡起无情思,闲看儿童捉柳花”(杨万里)二句。白诗有着惜别时光的憾意,杨诗则散发烫帖,说明他们的心态已经处于人生的秋季或冬季。

但这幅画,却让人眼前一时明媚起来。

观其笔墨,几乎能感受到清风的慰藉。远处山体染得干净剔透,几乎能通过视觉的清凉空灵,而嗅到午后空气中弥漫着的芭蕉清气、栀子香味。一面平静的湖水,潮润润的,泛着含蓄、渺远、深沉的光,氤氲着水气,令峭拔的群山在隐与现中轻盈、婀娜起来。前景小丘

上的灌木枝条,中锋侧锋快速转换,酣畅淋漓,充满节奏感与艺术趣味,呈现出蓬勃锐利的生长姿态,总算没有辜负暮春初夏的暖阳与雨水。这闪电般的运笔轨迹,仿佛刚刚完成——我看到,画家在收笔后,蓦然长舒一口气,得意地笑了。

在图式上,前景丘山呈半圆形,宛如桃花源的“豁口”,平添了脱离尘冗、处江湖之远的层次况味。丘山走势顺时针而上,视觉也在跟着生长,一直游走到画面上部,与群峰一起亲吻浩大而冷静的虚空。画面中部,柳树适时蜿蜒垂下,收住了势,呼应着孩童上扬的手。占边占角,又轻松平衡,深得马夏之法。

柳絮,从茂密的母体中脱胎,载着繁殖的愿望,在时间的海洋里轻盈滑行,在日光的照耀下灵动闪烁,在气流的抚摸中飘扬旋转,寻找着彼岸的沃土。三个孩子,年龄不一,身高不同,姿态各异,但在这初夏中,都有着难以抑制的兴奋。或迎,或追,或赶。衣纹抖动着,袖子落下,露出肥嘟嘟的手。抬头,眼睛乌亮地张望,一时将画面的纵深感扩张开去。而在上方,大孩的目光又被柳树慈爱、温柔且恰到好处地收束。看着这画,几乎可以听

偌大舞台上有些孤单的独角戏演员。

王利群觉得自己更像农人,此刻这120平方米就是他的田地,他一笔一笔不停地画,就像农人一锄一锄不停地耘田。只有汗水流够了,手茧磨厚了,功夫到家了,丰收的喜悦才会风情万种地姗姗而来。

对于大幅山水创作,王利群较有心得。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,他就画过长达四五米的仿古山水,后来又有多次机会,画过五六米长的大画。此次画作的尺幅虽然更大,但王利群仍然胸有成竹,他手持一支80厘米长的大毛笔,就像拥兵百万的大将军,顾盼自雄,信心满怀。大毛笔不断地在画纸上勾、皴、擦、点,渐渐地,画面上出现了群山、丛林、云朵、飞泉……

有热心的旁观者向他祝贺,以为作品马上就要完成了。王利群心里清楚,万里长征才走了一半。

之后要画人物车马了。密密麻麻的工笔人物,不过高约20厘米,却需眉须皆见、笔笔到位,这下大毛笔没了用武之地,现在画家手中的,是一只精致的小号笔。画家本人,也不再弯着腰或蹲坐着画画,而只能在身下垫个软垫,像个正在瞄准的狙击手似的,趴在地上挥毫。画了一阵子,脖颈与腰就一阵阵难受,王利群只得翻过身子,在软垫上仰卧一阵算是休息。之后又是一次又一次的趴伏、仰卧,这对年过花甲的王利群来说,体力上就是个严峻考验。

不经一番寒彻骨,怎得梅花扑鼻香。前些天,王利群在画作左侧节录了李白描写秦王东巡的诗句(出自《古风五十九首·其三》),题上了“东巡图”几个遒劲大字,并钐印九方。这下终于大功告成了,王利群长长舒了一口气。

他将作品拍照发给乐陵市文化部门相关领导,对方给予了高度评价:大气象,难得佳作!

不日,王利群将携画作北上,与当地知名裱画师一起,为《东巡图》装裱,争取让它早日与观众见面。



手持长毛笔,好像大将军。

藏品赏析

异曲同工



昌化石圆雕《瑞兔》

竹编《玉兔》

若把精美的石雕石刻与竹编、木雕、书画、瓷画放在一起欣赏,也许会觉得有点不搭。其实,若用兼容心态,审美视角去比较、去欣赏,就不难发现不同门类的艺术作品其艺术品位、艺术韵味、艺术魅力、艺术价值,给人的艺术享受既是别样的也是相通的。这种“混搭”相得益彰,有种异曲同工之美。

中国工艺美术大师、国家级非遗(鸡血石雕)传承人钱高潮大师的昌化石圆雕《瑞兔》,中国工艺美术大师、国家级非遗(东阳竹编)传承人何福礼大师的竹编《玉兔》,一个用坚硬的石头雕刻出兔子柔软身姿,一个用软绵的竹丝编制出兔子的健硕体魄。不同材质、不同工艺却创作出同样艺术品位的既活泼又文静、既调皮又可爱的小兔子形象。真可谓异曲同工。

语石 文/摄

昌化牛角冻 鸡血石摆件《走过春夏》

地灰黑略泛黄,富有蜡状光泽,带有牛角面的纹理,半透明。上半部分偏黑但不沉闷自上而下、由右往左,黑色淡化、黄色泛起、玉质渐露,典雅之气质呼之欲出。与质坡灰黑色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鲜红的鸡血色,浓艳中显几分冷静,灵动中含几分沉稳,这也是昌化鸡血被人看重之处。收藏这块鸡血石已逾数十年,血色依旧,是老坑正宗的牛角冻鸡血石,实为藏品中的极品。



这不仅是一块精美的石头,也是一件精巧的作品。鸡血石空白处雕成的夏荷,座上用昌化上等彩冻石取俏色巧雕而成的秋菊。似火骄阳下有一池荷花。凉风掠过,送来了荷的清香、水的清凉;寥廓江天中有几从淡雅芬芳的菊花,东篱采菊,悠然望远,天高云淡,神清气爽……

语石 文/摄

中国美术馆藏 张书旂《牡丹鸡》

鸡为“五德”之禽,是中国花鸟画的重要题材之一,为很多花鸟画名家所选。鸡亦是张书旂先生钟爱的题材。

张书旂(1900—1957),名世忠,字书旂,浙江浦江人。有《翎毛集》《书旂画集》《张书旂画集》存世,早年毕业于上海美专,取法于任伯年,又得高剑父与吕凤子亲授,且勤于写生,工于设色,其画风清新流利而独标一格。1929年,受徐悲鸿激赏力荐,旋即到南京中央大学艺术教育科任教。这一机遇使得他的艺术事业快速发展,声誉日增。1939年,所作《百鸽图》被赠予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,以呼吁美国加强反法西斯斗争力量,维护世界和平。罗斯福极其喜爱此画,因此邀请先生访美。《百鸽图》则成为悬挂在白宫的第一幅中国画。抗战胜利后,先生移居美国,此后更享誉海内外。



张书旂《牡丹鸡》

张书旂善于用粉,能“粉分五色”,有“白粉主义画家”之称。综观先生多幅鸡作于染色宣纸上成画,画中巧用白粉点染花卉与公鸡头背翎毛,其手法娴熟,风格浓丽秀雅,极尽生动并颇具古意。画中鸡取谐音之“吉”,再以山石为背景,喻为基石,加花卉则寓意美好。这也是先生讲求中国花鸟画创作的构图安排,深耕翎毛、花木、山石之间画面关系的研究之作。他曾以“何种禽鸟须配以何种花木”作为创作课题。细品此画,不难发现先生在这一次创作中,将翎毛置于显要位置,而花木、山石则作为极简的点缀配之。笔法上,追求笔简意繁,且已达炉火纯青的境地。正如他自己所讲:“当余作翎毛,每伸素纸。有时纸上忽现鸟状,神采奕奕,宛然在目。即握管一挥,每得佳作。”

远观这幅作品,笔墨的苍劲有力令健步往上之鸡器宇不凡,仰首观花之姿态传神,呼之欲出。吕凤子曾评先生的花鸟画道:“画花似闻香,画鸟如欲语。”其意境令人神往。

张书旂还是爱国人士,曾竭尽全力为抗战卖画筹款。可惜积劳成疾,天不假年,于1957年在美国病逝。

据《美术报》